

ILLEGAL LIFE

ILLEGAL LIFE

ILLEGAL LIFE

ILLEGAL LIFE

非

法

人

生

李中锡 著

借天外一道闪光

回眸惯看的秋月春风

顿然震惊、醒悟



非 法 人 生

李中锡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法人生/李中锡著. -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3. 1

ISBN 7-5002-1799-4

I. 非…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 盲文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1069 号

非法人生

著 者: 李中锡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72

电 话: (010) 83891765

印 刷: 北京华世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02-1799-4/I·291

定 价: 18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女大学生刘晓石毕业后到某公司做财务工作，结识了男友吴义忠，坠入爱河。爱的力量冲破了一切防线……她竟在练字时无意中写了借款条。不久两人分手了。吴义忠找出借款条告到法院。刘晓石因拿不出证据输了官司赔了钱。她心理不平衡而参加了赌博。她曾经赢过大笔的钱，但最终还是输了。她不甘心，借职务之便贪污公款继续赌，又输了。她逃往他乡，在歌舞厅坐台，因介绍卖淫被捕。同时，贪污案发，全国通缉。数罪并罚，刘晓石被判死刑。死刑程序执行结束后，人们都认为刘晓石死了，然而她奇迹般地“复活”了，她以一个死人的身份重又出现在故人面前，她要生活，她要报复……

1

离国庆节还有一个月，各种优惠让利的广告铺天盖地地将华新市的大街小巷装扮了起来。

路边的商店鳞次栉比，诱人的商品琳琅满目。

高高的大楼上长长的红绸从天垂下，上写着“节日酬宾跳楼价”。

矮矮的店铺前高高的招牌路旁矗立，上写着“舍本销售大出血”。

血雨腥风的商战惊心动魄，熙熙攘攘的人群笑语欢声。

若是有心人沿街巡游，注意那商店的名称，顺着念下来恰是一首打油诗：

香香情侣啤酒屋，
娇娇美发一春堂。
肥牛猪肠麻辣烫，
洗脚桑拿“按摩”房。
包皮狐臭除腋毛，
打胎补气^①修车行。

① 注：修车铺前立着的牌子上，“打气，补胎”四字常排成方阵，让人联想到卖淫女悲惨的命运。

无痛穿耳做人流，
寿衣花圈骨灰堂。

那灯红酒绿美女如云的浮华年光，似湍急的流水眨眼星霜，恍然间回首往事，禁不住泣泪伤感空自惆怅。短暂的美梦醒来，只有幽深的怨恨。细想起来，这店名排成的诗道出的正是一条从吃喝玩乐直至死亡的人生之路。

远处传来凄厉的警笛声和着阵阵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仿佛把节日的气氛烘托得更加浓烈。人们早已听惯了这死亡的呻吟与生存的呐喊，然而随着那警笛声由远而近，人们清晰地听出那是由好几辆警车同时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渐渐地响彻了街道的上空，震撼着一颗颗鲜活跳动的心，鼎沸的人声顿时平静下来。同时出动多辆警车，看来事情非同寻常，一双双惊异的目光纷纷向警笛响起的方向望去。

一队警车驶了过来，前面是组成“人”字形的摩托车队，带着大檐儿帽的警察骑在摩托车上威风凛凛。后面紧跟着几辆闪着警灯的轿车，那警灯血一样的红，旋转着一一刺过人们的眼。领头的警车顶上架着四个高音喇叭，像四只张大的铁嘴不时地朝前后左右发出男低音清脆严厉的训斥，“前面的三轮车赶快靠边”。

轿车后面跟着十几辆低沉地轰鸣着的卡车，每辆卡车上的最前面，都站着一名由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押解着的死刑犯。车队的后面，又是几辆警车押后。车队徐徐驶过，车上的犯人清晰可见。有的犯人抬起头贼眉鼠眼地四处张望，车上还有女犯人，散着的长发遮住了脸。更有十几个好奇的，骑着摩托跟在车队后面，看那兴头是要一直跟到刑场的。

刑场是一个四周较高，中间低洼的地带。在较高的四周，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矗立着如雕塑

一般，远远地将几个看热闹的人挡在刑场外。低洼地的中间，几处锥形的乱石堆，已是年代久远的荒坟，吸食了人的血肉的野草从乱石缝中挤出，伴着野鬼孤魂瑟瑟地抖动。刑场的一端是心情沉重的死刑犯的家属们，大块的黑云从他们的头顶掠过，冰凉的阳光透过躁动的云缝像长长的利剑挥刺到他们的心上。一阵凉嗖嗖的微风吹来，野草沙沙作响。

警笛骤然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犯人被武警战士从卡车卷起的尘土中一一押了出来，经法官询问核实后，又被押到枪决地点。有些犯人的裤裆被尿湿了一大片，腿也不听使唤了，只得被武警战士架着走。

犯人到达指定位置后跪在地上，每个犯人背后十米左右的地方都有三名执行人员。为了确保将犯人打死，规定每三个执行人员同时瞄准一名犯人，但只允许三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开枪，其他两人不能开枪。如果第一个人没把犯人打死，第二个人才可以开第二枪。如果第二个人也没有将犯人打死，才轮到第三个人开枪。这样的规矩，犯人是必死无疑了。

“预备——”随着命令的下达，执行人员举起了手枪，对准犯人的后脑。一声尖尖的哨音，紧接着是一阵清脆的、如踩断一片干枯树枝的枪声，呼啸的子弹遇到犯人的脑袋如同泥鳅钻入豆腐，犯人用最后的一点知觉将腿用力一蹬，身体像矮木桩子一样猛地向前栽倒。

枪声过后，执行人员鱼贯撤出，跳上警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刑场上顿时传来家属们的哭嚎声，几名法医被这声音追随着，匆匆赶到死者身边验明正身，他们拉一拉犯人的胳膊和腿，确认死亡后，也撤离了刑场。

书记员在笔录上草草地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天气多云。下午三点，死刑犯由法院、公安、检察院和武警押到刑

场。法院执行法官十五人，检察院监督人员两名……刑场周围有少数人观看，被清理到了距执行枪决地点二百米以外。对死刑犯核实无误。执行枪决时一枪毙命，经法医检验确已死亡。书记员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执行完死刑后，所有执行人员迅速离开了刑场。

犯人的家属们抬着担架奔向尸体。人群中一个瘦高个的中年男人边跑边泣不成声地叫着：“晓石——晓石——”他左手抬着担架趑趄地跑着，风吹乱了他那夹杂着银丝的头发，黑边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卡在干皱的鼻头上，泪水滴过布满细碎皱纹的脸，滴在白色线衣上印着的“优秀教师”四个红色的大字上，斑斑点点的红正是他伤痛的心流不出的血。他是小地市第二中学的数学教师刘坚实，“市级优秀教师的称号”是文革期间的“牛鬼蛇神的称号”变来的，因为那时“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十二个大字贴在前胸和后背，日久天长，那字渗入皮下密网般的血管，溶入奔流的热血，遍布全身，如今纵然是腹泻脱水打针吃药，他做人的习性是永远改不了了。

在他看来，牛鬼蛇神与优秀教师都是别人强加的，至于金钱、地位以及事业就像风雨一样都是他肉身之外的，并由于别人的追求而侵扰他肉身的东西。遮挡这风风雨雨的正是那十二个大字。一尊血肉身躯同地球上一切生物所追求的赤裸裸的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延续后代。因此在他的一生中稀里糊涂地干出的一项最伟大的事业就是有了一个心爱的女儿。这项最伟大的事业始于二十多年前，使当时还是牛鬼蛇神的他由绝望转而有了巨大的精神支柱。女儿是他生命的延续，尽管他的命运掌握在红卫兵的手中，但是他要让女儿在自由的缝隙中活下去，并且要让女儿过得比自己好。二十年后，女儿果然大学毕

业，有了一份好工作，这美好的一切在他的心中撑起了一座华丽的殿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那倒在刑场上的却是他惟一的女儿刘晓石，殿堂的支柱随着刑场上的枪声倒塌了，他的心彻底破碎了。

紧跟在刘坚实后面的已过不惑之年的矮个男人是他的同事、邻居、教生物的张老师，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刘坚实特意请他来帮忙的，学校里只有他知道刘晓石被判死刑的事。

刑场上一名女犯人倒在地上，远远看去，仍有腾身立起之势。然而她那婀娜的身体静止着再也无法展现，只有黑黑的长发随风飘荡，时而拂过她那泛着一丝红润因而更显苍白的脸。

刘坚实的耳边仿佛又回荡起女儿那幽愤的声音：“虽然我的身上流着你们的血，但是我绝不让这血在我的身上重复着屈辱的循环！”他的脸上流淌着苦涩的泪，他的大脑混乱了：驯服的羔羊，笼中的苍鹰，生活的拮据，地狱的毒火，寂静的沉默，权贵的威猛，受伤的驯鹿，扭曲的灵魂……

正当刘坚实精神恍惚之即，几个男人抢先奔到那名女犯人身旁，展开一只黄色大口袋，迅速地将那具女尸装入袋中，抬上担架便走。

张老师高喊道：“把人放下！要抢人吗！”

几个男人怔住了，其中一个领头儿的回道：“我们可是给了钱的，怎么，不卖了？”

“卖？谁卖给你们的？你们是哪儿的？”张老师问。

“我们是市中心医院的，你们不是同意做移植吗？”

刘坚实听说他们要把女儿解剖了，悲伤的泪水早已被愤怒的烈火烧干了。他怒目圆睁，满面通红，直向担架扑去，霹雳般地喊道：“把我的女儿放下！”

医院的几个人不过是打工挣饭的，见刘坚实凶猛地扑来要

和他们拼命，哪敢抵抗，纷纷退到一旁，让出担架。刘坚实急急地打开黄口袋一看，她的脸上一副沮丧的表情跃入眼帘，他顿时怔住了，女儿是从不沮丧的，再一细看，却是陌生的面孔。“这是哪个当妈的生的，乌鸦一般的黑丑？这分明不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呢，我的女儿哪儿去了？”刘坚实向四周望去，所有的犯人都已被人抬走，只剩下凄凉的乱石荒草。正在这时，远处哭泣着奔来一个妇人，是刘坚实的妻子冉杏花。

“不是说好的让你在旅馆里等吗？”刘坚实道。

“我哪儿等得了啊。”刚刚赶到的冉杏花见没了自己的女儿，更是心急如焚。

医院的几个男人见刘坚实认错了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们指着远处的一辆面包车道：“那刚抬上车的准是你们的女儿，因为这次只有两个女的。”

刘坚实三人朝面包车望去，那车已经发动了，冉杏花发疯似地朝那车追去，高声喊着：“停下，还我的女儿。”也许是因为汽车根本就没有长耳朵的原因，也许是……总之，那车加速地离开了刑场。冉杏花绝望地倒在了地上，刘坚实、张老师上前一看，她竟然昏了过去，不省人事。

“他们不是医院的吗，快送医院抢救。”张老师忙拦住正要离开刑场的几个医院的男人。

这些医院打工的从未见过这等悲凉的场面，顿生怜悯之心，便将冉杏花和那具女尸一同抬上了医院的汽车。

刘晓石的母亲冉杏花也在小地市二中工作，是校医。她那颗凝聚着母爱的脆弱的心怎能经受住刑场上凶猛的枪声。

刘坚实知道妻子患有心脏病，为了防止她过度悲痛，他让她留在了旅馆里。

冉杏花本不该到刑场来。在旅馆里，她焦急地等待着那早

已知道的噩耗。

她痴痴地坐在桌旁，望着窗外一小块绿茵茵的草坪，模糊的泪眼仿佛看见童年的女儿正在那草坪上聚精会神地看两大群蚂蚁厮杀。

两群蚂蚁分别来自相距不远的两个蚁穴。它们长得一模一样，本来分不清彼此。乌黑的身体，分为头胸尾三节，由细细的六条腿支撑着，在草地上行走如飞，自由自在。然而当两只蚂蚁相遇，各自用两根细长的触角闻对方的味道，当嗅出那味道不同于自己的群体时，便毫不迟疑地用铁钳一样的口器死死地咬住对方的脖子，另一只则咬住对方纤细的腿。成百上千对蚂蚁这样死死地咬着，僵持着。一方小小的恬静的绿茵，一片黑压压的壮烈的战场。前方的蚂蚁已经尸横遍野，后方的蚂蚁仍在陆续地赶来……

看了这无休止的争斗，女儿那水灵灵的大眼睛现出了疑惑的目光。她挥舞着白嫩的小手，踏着木偶似的轻盈的脚步，急切地扑到母亲的怀里问道：“它们为什么互相地咬？”

“争夺自己的利益。”

“它们会怎么样？”

“渐渐地死去。”

“妈妈，什么是死？”

“死就是不吃不喝，没有知觉，没有苦恼，慢慢地腐烂，慢慢地消失。”

“人也会死吗？”

“将来我老了，你爸爸老了，都会渐渐地死去。”

刘晓石哭喊着说：“妈妈，我不要你们死，咱们要永远在一起。”

“有生就有死。人是从土里来的，所以还要回到土里去。”

绿茵的草坪上开出了几朵小红花，如生杀争斗后斑斑的血。冉杏花不愿再看那儿的草坪，她的目光从窗外移到了桌上。然而那张法院的判决书却又映入眼帘，判决书上写着：

刘晓石，女，26岁，××省小地市人。××××年在天阳市大元公司任出纳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贪污公款共计壹佰贰拾万捌仟元，证据确凿。

××××年在××省华新市介绍他人卖淫，本人供认不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和第三百五十九条，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刘晓石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省华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

××××年×月××日

判决书的下面盖着法院的大红印。

女儿究竟做了什么违法的事，老两口全然不知。他们只是从女儿的来信中知道，她离开了天阳市大元公司，来到了××省华新市的一个更大的、挣钱更多的公司，每个月女儿都往家里寄几千元。老两口兴高采烈，竟然忘记了山高海深，危机四伏，沟壑陷井，惊涛骇浪。

果然，突然有一天他们收到了法院的来信，信里装的正是这张判决书。

看着这张判决书，想像着刑场上的情景，冉杏花再也坐不住了，她起身奔刑场而去。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一去，果然昏倒在了刑场上。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刘坚实坐在冉杏花的病床边焦急地数着莫非氏滴管中的液滴，看着那药液缓缓地注入妻子的血管。

失去了女儿，妻子又昏倒在刑场，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像飓风洪水一样凶猛，就是磐石也挡不住这剧烈的震撼。张老师不由得担心地望着刘坚实。他的表情呆滞，泪水已经干涸，目光已经静止，时间已经凝固，威猛的飓风洪水突然冻结成静静的冰河。“你可要挺住呀。”

刘坚实的心怎能不悲伤，只因为早已看惯了这世上的秋月春风。他对张老师平静地说道：“人生是雕刻出来的，必然有坎坷，有光灿的突起，也有暗淡的凹陷。不幸是雕刻人生的利斧，让世上的利斧都向我砍来吧，无非是多一些坎坷，多一些雕琢。”

冉杏花仿佛听到了这番话，渐渐地睁开了双眼。刘坚实呆滞的目光闪现出了光芒，他又安慰了妻子一番。

输完液后，冉杏花已基本恢复了正常。医生说，她这是因为活动量骤增，大脑暂时供血不足造成的。今后一定要注意，否则是很危险的。

刘坚实扶着冉杏花走出了医院。正在这时，医院门口有两个年青人用医院的平车推着一个病人从刘坚实身边走过，只听其中一人说道：“放太平间还得交钱，不如现在就送东郊火葬场。”

听到这话，刘坚实觉得很怪，车上的人莫非已经死去，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两个人连这点儿钱都舍不得花。刘坚实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车上的人，却觉得那人有些面熟。只是因为她的脸上有血，看不清楚；又因为正搀扶着冉杏花，所以顾不上细看了。

三人回到旅馆时，天色已晚。张老师面对悲痛欲绝的老两口凄然泪下，他安慰了刘坚实夫妇一番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张老师早早地起来，先来到刘坚实的房门口，但没敢敲门，只是把耳朵贴在门上细细地听，屋里没有一点声音。他想，一定是刘坚实既伤心又劳累，还没睡醒呢，晚一会儿再来吧，便又回到了自己房间。

又过了许久，太阳早已斜挂在天上，便又来到那房门细听，屋内依然没有动静。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了出来，他忐忑不安起来。女儿是他们的掌上明珠，视同自己的性命一般，不会是他们想不开，寻短见了。都这时候了，屋子里却静得人害怕，张老师急促地敲起门来。

这一阵门响，将刘坚实夫妇从睡梦中惊醒。这是怎么了，会不会是又出什么事了。两人赶紧穿好衣服把门打开，见是张老师正焦急地站在门口。

张老师见他们来开门，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再一看这两人的眼皮发干，断定他们一宿没有睡好觉，说道：“原来你们在屋里，一定是昨天睡得太晚了，要不是都八点多了，我……”张老师边说边走进屋里。

冉杏花十分伤心地说：“你说昨天仨大小伙子打我们晓石一个，心里愧不愧？”

“愧。”张老师应道。

“你说我们晓石和他们无冤无仇的，他们却要将她打死，心里愧不愧？”

“愧。”

“你说我们晓石是个多漂亮的姑娘，他们就不惋惜吗？”

“当然了，肯定惋惜。多少小伙子想找这么漂亮的姑娘呀。”

“你说那些小伙子开枪打死这么漂亮的姑娘，他的手就不发抖？”

冉杏花一连串没边没檐的问题把张老师给问懵了，他生怕哪句话答得不好，引起两人更大的伤心，劝说道：“那些小伙子和咱们晓石本没冤没仇的，打死这么漂亮的姑娘心里肯定发憊是不是。不过，你们也别太……”

刘坚实没等张教师的话说完，便抢过他的话说道：“没错，那些人就是紧张，手稍一哆嗦，子弹就打偏了。”

“子弹打偏了？”张老师惊愕不已。但细想起来，这只是他们的愿望，刑场上、枪口下，犯人岂能逃生。他们是不是受刺激太大以致于患了精神病，张老师非常担心地问道：“这一宿怕不是伤心过度产生了幻觉吧？”

“幻觉？怎么会呢，我的头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刘坚实这才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

原来昨天夜里，从刑场那边刮来的凄凉的风，仿佛依然夹带着没有散尽的火药味和血腥味，令刘坚实无法入睡。幽伤的愁思徘徊困扰，枪声，哀鸣，震颤，晕厥，鲜血，死尸……渐渐地，刘坚实的眼前，现出了在医院门口见到的那脸上是血的熟悉的面孔，那不正是女儿晓石吗？她就在自己身边，她正把那热乎乎的脸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前，渐渐地，女儿的心脏仿佛也在自己的胸中跳动，强劲的节奏将热血泵到全身，自己头上的血管仿佛随着心脏的搏动隐隐作痛。当他不由自主地用手去揉疼痛的头部时，却又不疼了。他知道这是幻觉，这幻觉忽隐忽现，令他再也无法安卧。也许她没有死，也许……他叫醒了并未睡着的妻子说道：“今天在医院门口见到一个人，很像咱们的晓石。”

冉杏花也在幻想着女儿还活着。记得女儿小时候曾经狠狠地吧家里的小猫打了一顿，因为那失去了母爱的小猫好奇地从她的小背心下看到了她那尚未发育成熟因而类似于母猫的小奶

头，便用带刺的舌头去舔，用长着长胡子的嘴去撮，把她当做了大母猫。别人责怪她不该打猫时，她却回答说猫有九条命，打不死的。她还说自己有十条命，从小练打猫，长大能打虎。说完这话后第二天女儿真的发高烧不省人事了。她曾经为女儿的生命担心过，然而女儿渐渐地好起来，她果真有十条命。除去那场大病，她至少还有九条命。她期待着女儿能像以往那样渐渐地好起来。正在她如醉如痴地幻想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丈夫说出这段话来，却又清醒过来，觉得丈夫的话没边没檐。他可是亲眼看着女儿倒在枪声中的，那是怎样的一种强烈刺激呀，她担心地说：“女儿刚刚没了，你可别再出点事，撇下我一个，我也没法活下去了。”冉杏花说着，又哽咽了起来。

刘坚实道：“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肯定是晓石，两个男人已经把她送到东郊火葬场了。”刘坚实把在医院门口看到的事说了一遍。

听这一说，冉杏花又回到了幻想中，那幻想好像就要变成真的了。她极想见到女儿，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做母亲的也不会放过。他们也顾不上时辰了，半夜三更猛然地从床上坐起，穿好衣服，直奔东郊火葬场停尸房。

再说那停尸房里确实有个活人，可那不是刘晓石，而是李局长。这李局长半夜三更跑到停尸房里干什么？说来也巧，他那躺在病床上两年多、搅得他不得安宁的岳父终于死了，如今停放在这里，只等着天一亮就火化。

李局长半夜来此并非出于悲伤，因为他岳父活着的时候经常骂他是趋炎附势的势力小人，即使是卧床不起的这两年里，每当下面的口拉屎的时候，上面的口便同时用污秽的语言骂他，好像上下两个口同时排污泄秽时才能有效地减轻病痛。李局长整天听的是恭维奉承，闻的是粉黛薰风，哪里受得了污秽

的语言和大粪的恶臭，因而他很少去看岳父。

他半夜来到这里，是惦记着那颗钻石戒指。因为那是他当年结婚时娶他女儿的代价。如今老婆早已红颜逝去，只剩下那永不磨灭的钻石还留在岳父的手指上。虽然人已经死了，但是钻戒的功能是永恒的，李局长要用这钻戒再去换个妙龄小姐，他不甘心让那本属于自己的钻戒随着老朽的尸体化为灰烬。

他趁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停尸房的窗子跳了进来，摸到他岳父的尸体旁，从他浮肿的手指上捋下了钻戒。那钻戒带在死人手上本是冰凉的，可攥在李局长的手里，却有一股热流从手里向钻戒发出，沿着血脉窜通到全身，唤起了强烈的发财欲望。这个平日从别人身上搜刮钱财惯了的人，这时要把这停尸房里的所有尸体都搜摸一遍，恨不得在这一夜之间摸成一个大富豪。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摸到另一具尸体时，这尸体突然大叫了一声，那声音异常的惨烈，如同千百个受了屈辱的人的怒吼，直震得他脑血管崩裂，倒地身亡。

刘晓石其实没有死，那声音果真是她发出的。她只是昏了过去，夜里的凉风渐渐地使她恢复了知觉，她的眼前呈现出淡淡的青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青光中隐隐约约地看到几个人影在向自己走来。他们是谁？刘晓石努力地睁大了眼睛，面孔渐渐地清晰了，原来是那位人老珠黄、食欲性欲依然旺盛的李局长。后面跟着的是曾经使她心头滴血的吴义忠，旁边还有两个陌生人。李局长除了因为大嚼大吃而变得稍大的嘴和略向外鼓的腮帮子外，看上去还是一副和气、慈祥的面孔；吴义忠脸上颧骨下侧与嘴角之间的那块肌肉将脸皮向两侧拉开，做出微笑的样子，但是脸上负责笑的其他几块肌肉并没有协调地作出笑的动作。刘晓石正要和他们打招呼，突然李局长的脸变长了，和气、慈祥的面孔不见了，眼睛变圆，眼圈发黑，嘴里吡